

《诗谱》本名、作者及其与《骚坛秘语》关系考辨

——兼论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所收《诗谱》之弊

赵树功 陈元锋

历史上以《诗谱》之名传世的著作有两部,一是汉代郑玄的《诗经》研究著作;另一部则是元代人留下的一部诗歌理论著作,其作者一般认为是陈绎曾,依据之一是清末丁福保编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^①。吴文治先生主编的《辽金元诗话全编》也以《历代诗话续编》为底本,将《诗谱》收录其中,作者标作陈绎曾。

事实上,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所收《诗谱》,无论其书名的确切性、作者的准确性、内容的完整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,甚至混淆了学术界的视听。

一、《诗谱》的本名及作者

陈绎曾,字伯敷,今浙江丽水人,侨寓吴兴,元至顺中(公元1330年左右)任国子监助教,师从名儒戴表元,有博学能文、怀才抱艺、拔于流俗之誉,《元史》卷190《陈旅传》附有他的事迹。陈绎曾的重要文学著述包括:《文说》、《文筌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文说》提要云:“今考绎曾所著《文筌》八卷,附《诗小谱》二卷,元时麻沙坊刻,列于《策学统宗》之首,今尚有传本。”这里提到了一部诗学著述“《诗小谱》二卷”。《文筌》未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,提要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九七“诗文评类存目”,书名作“《文筌》八卷附《诗小谱》二卷”,浙江巡抚采进本,提要中云:

此编凡分古文小谱、四六附说、楚赋小谱、汉赋小谱、唐赋附说五类。体例繁碎,大抵妄生分别,强立名目,殊无精理。……是此编本与诗谱合刻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文筌》八卷中所集录的著述“古文小谱、四六附说、楚赋小谱、汉赋小谱、唐赋附说”等,有三种被称为“小谱”,这和《诗小谱》的名称是一致的。而且四库馆臣所依据的版本是浙江巡抚采进的元代麻沙坊刻,最接近陈绎曾生活的时代。而至顺三年(1332)七月陈绎曾撰写的《文筌序》也明

^①丁福保:《历代诗话续编》(中)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确提到：“《诗小谱》二卷，因附其后。”^①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断定，《诗谱》本名为《诗小谱》，附于陈书而流传，所以一般被认定为陈绎曾个人的作品。

《诗小谱》后来易名《诗谱》，这个改变始于明代朱权刊印《文筌》。据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所附朱权《文章欧冶序》云：“汶阳陈绎曾演先圣之未发，泄英华之秘藏，撰为是书，名曰《文筌》，可谓奇也。”但朱权觉得，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后学“知夫文章体制有如此法度，庶不失其规矩”，所以“更其名曰《文章欧冶》”，以达到“以奇益奇”的目的。检视该书目录，会发现它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提到的元代麻沙坊刻本《文筌》的目录有细微的差别：《文筌》中所录的古文小谱、楚赋小谱、汉赋小谱、诗小谱等都被删去了“小”字，而改作“古文谱、楚赋谱、汉赋谱、诗谱”，可见朱权在删改《文筌》书名的同时，还对书中收录的诸种具体著述的标题给予了修订，将“小”字删去，减少谦抑成分，《诗谱》这个书名也由此出现。

而以《诗小谱》的作者为陈绎曾也是不确切的，它是陈绎曾与友人石桓（字彦威）合作而成。陈绎曾至顺三年《文筌序》最后说：“亡友石桓彦威尝共为《诗小谱》二卷，因附其后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《诗小谱》二卷，据至顺壬申绎曾自序称，为亡友石桓彦威所撰，因以附后”，可能是忽略了“尝共为《诗小谱》”的“共”字而作的判断。将《诗小谱》的作者归于陈绎曾，与陈本人的声望有关，与其附录于《文筌》后刊行且没有明确标注著者也有关。当然，后人沿袭这个说法，与其早期传播者朱权的关系更大，朱权可谓《诗小谱》传播的功臣，但他在《文章欧冶序》中说：“绎曾所评诸贤，皆出于一己之见，故不足以公天下。”这段文字是针对《诗小谱》评论历代诗人而发的，朱权在这里明确将著作权判给了陈绎曾。丁福保则是对朱权错误的蹈袭。

二、《骚坛秘语》：以《诗小谱》为主体的改头换面

明代周履靖有一部诗学著作《骚坛秘语》传世，本书收录于他所编辑的丛书《夷门广牍》。周履靖（1542—1611以后），浙江秀水人，他所编辑的《夷门广牍》126卷，其中包括《骚坛秘语》、《唐宋元明酒词》、《狂夫酒语》、《闲云稿》、《千片雪》、《香山酒颂》、《青莲觞咏》等，其中有自著，又有其辑录的杂

^①此序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诗文评类存目”《文筌》提要中所说的“至顺壬申绎曾自序”。此序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前有收录，同时还有朱权序1篇。由于明刻本书根残损，伤及文字，故二序文参阅王水照主编《历代文话》第二册所录《文章欧冶》（《文筌》异名）卷首引《文筌序》及《文章欧冶序》。王宜璦先生对《历代文话》所引《文章欧冶》的版本有如下说明：“本书有日本元禄元年（1688年）京都刻本（又见长泽规矩也所编《和刻汉籍随笔集》第十六辑），此本乃据朝鲜光州刊本（刊于1550年，明嘉靖二十九年）重刊。光州刊本之刊行者为全罗道监司南宫叔、大司谏尹春年等，且有尹春年少量注释。”明初刻本、和刻本外，《文章欧冶》还有清抄本传世（已经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与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），在这数种以《文章欧冶》传世的版本中，明初刻本最早，现藏山东省图书馆。

著,计86种,但“所收各书,真伪杂出,漫无区别”^①。一直以来,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成果中引用《骚坛秘语》,引用之际一般的叙述方式为“明代周履靖《骚坛秘语》云”,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《骚坛秘语》视为了周履靖的个人著作。其它有一些研究则直接标定《骚坛秘语》为周履靖所撰,如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7年第1期《明代诗学文献中的诗歌句法理论》一文,以《骚坛秘语》为周履靖“撰”;孙明君先生《三曹诗选》前言引《骚坛秘语》卷中“魏文帝自然沉雄”也径直称“周履靖曰”^②;孙立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》在明代批评文献目录中有“《骚坛秘语》3卷,周履靖撰”的著录^③;吴文治先生主编的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五册“周履靖诗话”中,也将《骚坛秘语》作为周履靖的个人诗话收录^④。实际上,《骚坛秘语》是周履靖杂采唐宋元诸代诗学著述拼凑的一部作品,尽管丛书集成初编依照《夷门广牍》收录这部作品时也标示了“嘉禾周履靖编次”的字样,但由于周履靖在书中除了卷下偶尔标注文字出处外,其它卷帙都沿袭了明代文人著述的补缀丛杂以及荒疏,加以他刻意的掩饰,因而极易给后世读者带来误解,将此书视为他的个人著作。可以说,本书除了书名是周履靖所起之外,书中罕见属于他自己的理论发明,而本书上、中、下三卷之上、中两卷竟然是《诗小谱》的全文照搬,也就是说,所谓的《骚坛秘语》,实则主要是对《诗小谱》的改头换面。

以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小谱》与丛书集成初编依据《夷门广牍》所收录的《骚坛秘语》比照:

《骚坛秘语》共计上中下三卷,上卷包括:本之一,式之二,制之三,情之四,景之五,事之六,意之七,音之八,律之九,病之十,变之十一,范之十二;中卷包括:要之十三,格之十四,体之十五,情之十六,性之十七,韵之十八,调之十九,会之二十;下卷包括:第一总论诗,第二五言长篇古诗法,第三五言律诗,第四七言长篇古风法,第五对法,第六句法,第七字法,第八气象,第九家数,第十音节,第十一辨体一十九字。

其中下卷“第一总论诗”分别注明了各条材料的来源,如皎然、严羽或《诗则》、《一指》之类;第二至第十所论内容大致由三部分组成,其一为作诗法式,其二是对法式的解释,其三是对本节内容的总论;法式一类概不言所出,对法式的解释以及对本节的总论则往往注明所引论说者的姓氏,诸如王氏、赵氏、沧浪等,有的则指名道姓,如黄至道、储泳、杨仲弘等。其作诗法式以及部分解释虽然没有出处,但围绕周履靖所引的唐宋元文人的相关诗学著述检索,则可以发现全部是这些文人诗学著述的删节辑录,如“辨体一十九字”显然出自皎然《诗式》,“家数”以体论诗出自严羽《沧浪诗话》,其它内容则源自元代的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四“杂家类存目”《夷门广牍》条。

②孙明君:《三曹诗选》,中华书局,2005年。

③孙立:《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0年版,第354页。

④吴文治主编:《明诗话全编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。

《诗法家数》、《木天禁语》等。可见《骚坛秘语》卷下是一个十足的“百衲衣”。但卷上与卷中却有着明显的一体性,说明二者本来就是一个整体。

再看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小谱》的目录:一本,二式,三制,四情,五景,六事,七意,八音,九律,十病,十一变,十二范,十三要,十四格,十五体,十六情,十七性,十八音,十九调,二十会。与《骚坛秘语》上中二卷目录比较,只有两点差异:一是顺序的表述方式略有区别,二是第十八或曰“韵”或曰“音”,注意一下第八已经有了“音”,可以断定明初刻本的“十八音”属于误排。至于具体内容,经过笔者仔细的比勘,除了几处明显的差异(后面有论)以及技术性错误带来的差异(如形近而误排者,如“羞”误作“差”;“己”误作“巳”等)、各自所依据版本的差异造成的一些参差之外,两部书基本上一致。因此可以断定:《骚坛秘语》的前两卷实则就是《诗小谱》的原文照搬。

将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附《诗小谱》与《骚坛秘语》全文照搬的《诗小谱》对照(分别简称为“明刻”与“骚坛”),可以互相校勘出一些鲜明的错误。如,论“式”下有“二十三题”,其中有“答”,“骚坛”作:“答指有归,无杂采意。”“明刻”作:“答指有归,无离来意。”案:“答”本指对他人诗歌的应答,与唱和之“和”有近似之处,讲究依凭对方的意旨甚至韵脚,故作“无离来意”胜。还有“览”一题,即游览登临一类的诗歌题目,“骚坛”的解释为:“沉览景物,必有得焉。”“明刻”作:“泛览景物,必有得焉。”很显然,“沉”与“泛”因形近而误,当作“泛”,明刻是。

又如论“制”有“三停”,包括起、中、结,“明刻”“起、中、结”三者分别从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绝句四方面进行说明,而“骚坛”内“中”之下却只有古诗、五言律诗、绝句,显然遗落了七言律诗一条,“明刻”补:“七言律诗,颌响亮警峭拔。”

再如论“制”下“三停”之“起、中、结”,“明刻”之“中”论五言律诗:“五言律诗,(下缺字)”,而“骚坛”则作:“五言律诗,颌疏通警峭拔。”可以据补。“明刻”论“结”:“古诗,含蓄不尽,意重语重。”“骚坛”则云:“古诗,含蓄不尽,意重语轻。”古诗温柔敦厚,不为淋漓尽致之语,所以才含蓄不尽,如果“语重”,则与含蓄不切合,当以“轻”胜。

如论“要”中的“下字之法”,“明刻”作:“右下字之法,下稳字处,为意当有所回避故也,若下新字,须是不经人道。”“骚坛”这段文字作:“(前同)若下新字,须寻不经人道语;又须只在眼前,切忌乖僻。”可据此校补。

如论“会”,以“格体情性韵”为“五妙”,“明刻”于“韵”后申说:“虽到化处,心长要在腔子中,自然出于微妙。”“骚坛”则云:“虽到化处,心长要在腔子中,自然出于精细,精细则乃能自然也。”这段话所讨论的是实现韵之自然的操作方法,与其中“心长要在腔子中”从声腔立论正好对应;若依照“明刻”,则似乎是对“自然”的一种定义,此段也以“骚坛”文字为胜。

可见明初刻本《诗小谱》与《骚坛秘语》之《诗小谱》两者文字各有优长,

且后者并非直接从前者而来,周履靖编辑《骚坛秘语》时所参考的《诗小谱》为明初刻本以外的版本。

三、朱权对《诗小谱》的篡改与《历代诗话续编》的删节

仔细分析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谱》与《骚坛秘语》所录《诗谱》的错误类型可以发现:《骚坛秘语》照录的《诗谱》多是排印时形近、音近造成的失误;而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谱》则在文字上有数则与《骚坛秘语》上中二卷所录者不尽一致,有的甚至差异巨大。联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书在论及《诗小谱》时称其有二卷,当时尚见到元代的麻沙坊刻,卷帙与《骚坛秘语》照录的卷数相当,而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谱》则不分卷,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推测:周履靖编辑这部《骚坛秘语》所依据的版本不同于《文章欧冶》所附的《诗谱》系统,后者经过了明初朱权改名调整以及在海外的流传,而周履靖所依据的版本很可能直接源自附在《文筌》后面的《诗小谱》,因此更接近其本来面目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《诗小谱》在被朱权改造为《诗谱》的过程中,有一定程度的文字修订甚至篡改。这一点,查阅朱权《文章欧冶序》就有答案。朱权虽然对《文筌》非常推崇,但对《诗小谱》中的一些论点并不认同,他说:“绎曾所评诸贤,皆出于一己之见,故不足以公天下。若评太白之才变化不及子美之类是也。予以为不然,乃重判二贤之体而正之。”整部《文章欧冶》(即《文筌》)中,古文谱、楚赋谱、汉赋谱以及四六诸说,皆不关李白、杜甫,只有所附之《诗谱》中有涉及,因此这段文字正是针对尚未窜改的《诗小谱》而发。这段文字意思很清晰,朱权因为对《诗小谱》中评论李白与杜甫优劣的观点不满,所以自己“乃重判二贤之体而正之”,即亲自操刀动了手脚。检视明初刻本《文章欧冶》所附《诗谱》,在第十五论“体”中论及李白与杜甫,曰:

李太白:风度气魄,高出尘表,善播弄造化,与鬼神竞奔,变化极妙,乃诗中之仙,诗家之圣者也。其雄才大略,亘古尊之,无出右者。

杜子美:体制格式,自成一家。祖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作,故诗人尚之,以为诗家之贤者也。

分析以上引文会发现,《文章欧冶序》论《诗谱》所谓李白变化不及杜甫的言论已经没有了踪迹;历史上普遍视杜甫为“诗圣”,在这里却被颠倒,李白不仅是“诗仙”,还是“诗圣”,杜甫则降格为“诗之贤者”。这显然是朱权改窜后的文字,而不是陈绎曾与友人共著之《诗小谱》关于李杜论述的原貌。查阅《骚坛秘语》所录《诗谱》,于卷中“体第十五”内则是这样论述李白、杜甫的:

杜甫:体制格式,备极诸变,上祖《雅》、《颂》,下友楚汉,俯拾齐梁。故历代尊之,永以为训,诗家之圣者也。

李白:祖风骚,宗汉魏,下至徐、庾、杨、王,亦时用之,善掉弄造出^①,奇

①案:依据《文章欧冶》,“掉弄造出”当为“播弄造化”。

怪惊动心目，忽然撒出，妙入无声，其诗家之仙者乎？格高于杜，变化不及。

这个版本明显不同于朱权篡改者，不仅文字出入很大，而且与朱权改动文字相比也体现了两个鲜明差异：其一，杜甫排在李白之前，且为“诗之圣者”；其二，仅言李白为诗仙，“格高于杜，变化不及。”这两点和朱权批评《诗小谱》“评太白之才变化不及子美”的尊杜抑李观是一致的。由此看来朱权在改《文筌》为《文章欧冶》之际对所附《诗小谱》的篡改，不仅是书名，还包括内容。这种篡改造成了原作诗学思想的严重歪曲：《诗小谱》虽然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大体客观，但还是有尊杜抑李倾向的，而《诗谱》则变成了鲜明的尊李抑杜。

更为严重的删节来自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所收《诗谱》，丁福保在《历代诗话续编》前的目录中，对所收录的诗话多有简单评点，唯独《诗谱》既无评点，更没有版本依据的说明，所收录的内容实际上不是《诗小谱》的全部，而仅仅是其第十五“体”之中内容的节录，收录的诗人则截止到南朝为止。具体说，其论体涉及古体、骚体、汉诗、建安诗、三国六朝乐府、文选诗、律体、绝句体、杂体；所论诗歌或诗人涉及：张衡、唐山夫人、蔡琰、汉郊祀歌、汉乐府、古诗十九首、陈思王、王粲、刘桢、嵇康、阮籍、张华、傅玄、潘岳、陆机、束皙、张协、郭璞、刘琨、陶渊明、谢瞻、谢灵运、谢惠连、鲍照、谢朓、沈约、江淹。而《骚坛秘语》所录《诗小谱》及明初刻本《诗谱》在魏晋六朝诗人之后还对众多的唐代诗人进行了论述，但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《诗谱》则将这些唐代诗人全部删除。不仅如此，基本的编排顺序也被颠倒，《骚坛秘语》中分别附缀于诸体后面的概括文字被统一挪移到了前面，而相关各体的举证则多被删除。可以说，这部《诗谱》仅仅是《诗小谱》所论二十个问题中的一个，即使这一个也并非全部，又删除了其中对唐代诗人的论述；与此同时，又对剩餘的内容作了重新编排和删节。依照这样的残缺文献从事研究，自然容易得出偏颇的观点，如《辽金元诗话全编》依据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收录本书，并在前面的提要中说：“书中专论唐以前诗歌，篇幅很短。”^①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。

归结言之，《诗谱》本名《诗小谱》，作者是元代文人陈绎曾与他的朋友石桓。明初朱权在对《文筌》改名刻印过程中，对其所附的《诗小谱》进行了篡改，并更名为《诗谱》，从此其本名逐步被人遗忘。明代周履靖所辑录《骚坛秘语》是以《诗小谱》为主体，杂以其它诗话改头换面而成，尽管这种鱼目混珠的嫌疑，但其中却保留了《诗小谱》的本来面目。通行本《历代诗话续编》中所收录的所谓《诗谱》，是《诗小谱》二十个讨论问题中的一个，即使这一个问题也被大肆删节，而且有编排顺序的颠倒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赵树功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

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吴文治主编：《辽金元诗话全编》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三册，第1889页。